

序

人之涉世，欲取功名富貴，莫不貴乎能文，然而劉蕡不第；莫不貴乎善武，然而李廣難封。此中得失似別有主之者。惟其有主，故營求百出，攘奪萬端。無論搏沙捕影，徒勞智計，即僥倖於始，亦必淪喪於終，安能獲悠久自然之享。若然，則富貴功名，終將誰屬？

吾見香山發還帶之裴，竺橋付渡蟻之宋，埋枯骨開八百之基，哀王孫獲千金之報，此俱不過一念之仁耳。而善念動天，早已錫福於無窮矣。

請論之，廉老一窮夫婦也，推其願，衣食飽暖足矣，何暇作白屋公卿之想？即助之曰為善降祥，亦不敢以一蔬一飯之小惠，而妄思其厚報。孰知德不在大小，貴乎真誠。真誠，則己飽而念人之饑，己暖而念人之寒。不待來求，而先為之心動。縱使無力，亦為之不倦。此其心何心？天高地厚之心也；此其量何量？民包物與之量也。有此心量，雖對之聖賢而不慚，質之鬼神而無愧。即闇然一室，而理之所在，必感必通。何況恰恰逢仙，安有不明承其指點，暗示其機關，以廣上天錫善之旨，而不忍為善付之空言也。故溝渠老蚌，一旦生明月之珠；破櫪小駒，千里逞渥窪之駿。

至於幸尚書之巨眼，迴異塵僚；幸小姐之幽貞，超邁閨秀。忽被斧柯作惡，遭逆明不得已妝男私奔，迫窮途沒奈何就女成婚。其中隱藏慧識，巧弄姻緣。按之人事，無因無依，驚以為奇；揆之天理，皆從風雪中來，信其不爽。嗟嗟，天心甚巧，功名富貴不能加於無文無武之廉老，乃榮其子以榮其父母。所以謂之麟兒報也。處世者，必樂覽於茲篇。

時康熙壬子孟秋月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